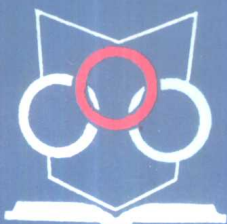


ZHONGHUAMINGGUOSHICONGSHI



中华民国史丛书

近百年来,西北兴起了一支活跃的回族门阀军事力量。有趣的是,这支不完全以武力为基础的势力,不断为历代官府所认可。自清康、雍、乾时代起,至1949年,马家军就一直在河州、河西走廊一带活动,近代更是堂而皇之地成了青海、宁夏之王。其势力波及甘、陕、新疆等地。三马家族五马势力及其后裔对近代整个西北的影响不容置疑。该书不仅对西北回族军阀的渊源、养成、统治和覆灭的过程作了客观的记述,还对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回民起义和回族军阀诸问题提出了有别于学术界传统认识的新见解。

西北五马

吴忠礼 刘钦斌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zhonghua mingguoshicongshu



中 华 民 国 史 丛 书

顾 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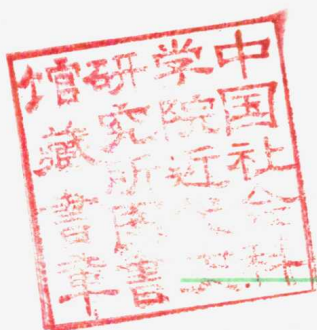
李 新 孙思白 陈旭麓
胡 华 彭 明

主 编：

张宪文 黄美真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学庄 方庆秋 毛 磊
史全生 李静之 杨凤阁
金普森 段云章 张文惠
张宪文 郭绪印 徐辉琪
黄美真 蒋湘炎 靳德行



西北五马

吴忠礼 刘钦斌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K258.07

7

(豫)新登字01号

西 北 五 马

吴忠礼、刘钦斌 主编

吴忠礼、刘钦斌、霍维洮、杜力夫、刘仲芳撰写

责任编辑 张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58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339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ISBN7-215-02183-1/K·366 定价10.80元

128070

编辑说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清史。1956年制定全国12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1983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

Fate/c

级民主革命起。至 1949 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当分析和评价。

本《丛书》从 1987 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 年 11 月

前 言

辛亥革命党人把皇冠打落地后，中国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反而却成了军阀层出的温床。在这块土地上魔术般地出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只要拥有一支军队，争夺一块地盘，便可称雄一方。政权不过是军权的派生物，政治似乎也成了军事的副产品。武力决定论成为普遍的法则，反映了军阀政治的一般特征。

然而，在风高草低的西北却兴起一支并不完全以武力为基础的军阀势力，一批回族军阀。

我们说他们并不完全以武力为基础，是指他们的生成和发展不是象其他军阀那样完全以军队的散聚和消长为条件，而是以一定的民族条件为基础；说他们是回族军阀，不仅在于这些军阀本人是回族，而且在于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取自回族社会的历史要求。这些因素决定了回族军阀在众多的军阀中是独具一格的势力，从而也反映出他们作为军阀所依赖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研究回族军阀生成和灭亡的历史，不仅是认识军阀史、民国史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对于认识多民族国家的近代化道路亦有重要意义。

和那些著名的军阀相比，回族军阀是袖珍的；但是若探究其起源和发端，则其渊源可说是最为悠长的。自清朝康熙乾隆时代

起，首先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族中产生了政教合一的门宦组织。我们认为这个制度的兴起是西北回族社会、经济、宗教经历数百年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民族生成兴旺之后在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必然表现。正如任何一个民族都会随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必然要确立自己的文化政治结构一样，门宦制度集中体现了回族自己政治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派生出十分复杂的内外矛盾，其中，回族生存自主的政治要求和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是回族面临的最主要和最严重的矛盾。在政治权威不可假人的专制主义原则指导下，清政府对门宦势力所代表的回族政治要求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这不仅表现为清政府自乾隆以后竭力企图取缔回族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至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族的歧视和排斥。这种专制统治在民族问题上的野蛮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族的激烈反抗。故此，清代后半期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呈现连绵不绝之势，直至发展为同治年间持续十数年遍及陕、甘、宁、青、新的大规模回族、穆斯林起义。

众所周知，这些斗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却产生出十分重大的后果。屡仆屡起的回族反清斗争有力地证明了回族生存自主的基本历史要求具有不可克服性和必然性。日益衰亡的清政府不得不在这种深刻的民族历史趋势面前作出让步和政策调整。在回族中培植一批区别于门宦势力的军事实力派人物，纳入其统治体系，寻找“以回制回”的政治运行机制，维系清王朝与回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清政府新的政策。以马占鳌为首的一批河州回族实力派人物充当了执行上述政策的角色。回族反清斗争没有象农民起义那样，失败后其军事政治势力烟消云散，而是形成了一批被官府所认可，甚至所依靠的军事政治力量。回族军事集团

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巨大的顽强性，它的力量源泉显然不是他们的那支小小的军队所能说明的。因此民族性正是回族军阀的根本特质之所在，也是我们深入理解回族军阀史的关键。

19世纪70年代到辛亥革命是回族军阀的养成阶段。回族军事集团依附在清政府的军事政治体系之中，初期服务于湘军，继又隶属于董福祥甘军。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变，导致了甘军的瓦解，然而回族军事集团却能自成一体，不仅独善其身，而且有所发展。他们可以依附各种更大的军事集团，但却不为其所淹没，不随其分崩而离散。反而，清政府在西北军事力量的削弱造成了他们作用的增强，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他们已不再是追随别人四处奔波的走卒，而是坐镇一方的军政要员了。因此，回族军事集团投靠清政府成为他们发展壮大的政治机缘，但他们之作为军阀的养成毋宁说是以清王朝的衰微为条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表层一致而深层逆向运动的历史画卷。

终于，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迅速崩溃，西北回族军事集团得以摆脱这个陈旧的政治外壳脱颖而出。他们一面镇压了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和会党起义，一面抛弃了清王朝在甘宁青地区的统治，为自己廓清了地盘，几十年为之造反、为之投降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统治。只是中国近代特殊历史条件把他们的统治造就成军阀政治。

西北回族军阀自1912年产生到1934年，经历了艰苦的军阀兼并斗争。一开始，回族军阀在陇上八镇有其四，而最有实力的是马安良、马福祥、马麒三个家族。但一方面由于马安良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凶残无道，没有政治头脑，更重要的是马安良一心想掌握甘肃军政大权，而甘肃省是历届中央军阀政府控制西北的基点，因此争夺甘肃省军政权力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事实证明，

从马安良、马福祥到马鸿宾，夺取甘肃政权的势力都归于失败。不过马福祥是在宁夏建立了巩固的地盘后问鼎甘肃的，争夺甘肃未成尚有退路。而马安良一开始就把确立政权的基点放在甘肃，失败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就成了釜底游魂，经过一番流寇式的挣扎后，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本来实力最强的马安良系却首先被消灭了。

马福祥和马麒两系分别在宁夏和青海确立了统治。他们选择这两个回族、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地区作为统治范围是明智的。因此，尽管经历了北洋系张广建督甘、冯玉祥国民军统治西北等巨大的斗争风浪，他们都能安然度过危机，并且饱餐了大军阀从中原夺来的果实而养肥自己。到30年代初，甘肃其他回汉族军阀败亡殆尽，他们却壮大了力量，而最后以四马联合击破孙殿英集团的胜利，粉碎了从杨虎城、阎锡山到蒋介石对宁青两省的覬覦，赢得了国民党对他们的承认。

回族军阀经历20多年的军阀混战，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和巩固，他们在绝对服从中央的口号下，与国民党结成了稳定的政治联盟，走上了抗日战争时期稳步发展的阶段。可以说，通过兼并和削弱各地军阀而建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权恰成了西北回族军阀鼎盛发展的外部条件。由于这种发展，诸马才有了在解放战争中与人民革命军队相周旋、相对抗的资本。然而同时他们也被纳入到国民党政权体系之中，不可能超出国民党政治生命的临界点，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洪流所席卷。回族军阀几代人惨淡经营的统治在短暂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泡影般地熄灭了，雄视一时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人不得不离开父母之邦，在异国风雨中了却余生。

回族军阀势力是由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中一批实力派蜕变而

形成的。这种蜕变的成功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和清王朝所反映的实质并无二致。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封建生产关系强大而完整的西北塞外确立自己的统治，这也说明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惨重。但回族军阀政权取代清政府的西北统治是有意义的。它使西北回族彻底摆脱了清政府对回族的歧视和压制，回族上层得以广泛参与政权，实现了回族社会的自我管理。尽管回族军阀的专横和残暴不亚于清政府及其他军阀，但它毕竟使回族解除了受外来力量统治的压抑感。因而，这一政权赢得了回族，首先是回族地主上层的拥护和支持。这正是回族军阀以区区数万之众能在战争迭起、风云变幻的年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民族的根源和封建生产关系决定了回族军阀的性质和特点。虽然回族军阀从它的兴起到发展有逐步淡化宗教色彩的趋向，但却始终没有摆脱宗教关系。宗教关系是他们扩充军队、凝聚力量的基本手段之一，也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稍稍了解回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对回族来说，宗教和民族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回族宗教发展到门宦时代形成了以教主世袭为核心的宗法体系。回族军阀完全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出比其他军阀更强烈的宗法性特征。他们的军权和政权都由父而子而孙，核心权力以血缘而一系传递；其集团的主体成员非亲即故，以家族、民族、地域、历史渊源为顺序而确定亲疏远近之关系。宗法性组织基础上树立的必然是家长式和个人专断的政治结构。回族军阀在军政两系中贯彻着专制主义的精神原则，其政权的性质只能是封建的。这既是民族宗教的传统影响，又是西北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制约的结果。

上述诸因素左右着回族军阀的基本倾向。民族自治的要求范围了他们争夺政权的领域。他们总是尽量回避西北以外的政治风

云，缺少逐鹿中原的企图，而是时时以“维持桑梓”为口头禅。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力量弱小，更主要在于一旦离开西北，特别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回族社会，便有失去根基的恐惧。马福祥、马鸿逵父子曾到中原大舞台活动过，但这是在国民军裹挟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尽管马福祥老于政客手腕，一度出任安徽省主席和青岛市长，且不论这也是蒋介石想利用他在西北的声望和影响的考虑，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的晚年余光而已。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回族军阀对任何一派势力扮演“中央”角色都是承认的。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蒋介石，他们都积极表示“服从中央”，以换取“中央”对他们的承认。这种态度使其避免成为大军阀的敌人，得以在军阀如林的局面中游刃有余。从这点说，回族军阀具有相当的独立特点。这也是它的独特性。

本世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席卷中国的年代。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西北回族军阀对人民革命运动十分恐惧和敌视。他们深知革命运动的历史趋势和他们的统治是尖锐对立的。当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后，他们害怕被红军所消灭。而且在他们统治范围内，阶级矛盾日益发展，革命的影响将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因此，如果说在军阀争夺中他们还能随波逐流，态度含糊的话，对于革命运动则表现出明确和坚决的反革命立场。从30年代中期起，他们扩充军队、建立保甲、严密文网的种种措施，主要是针对人民的，并且和人民革命做了最后的较量，用他们螳螂挡车的挣扎证明了历史的必然。

从回族军阀的整个发展过程看，虽然根本性质未变，但他们处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大背景下，不能不吸收一些新的因素。军阀的近代化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回族军阀致力于用先进的装备

和训练提高其军队素质的同时，在政治统治方式、文化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更新和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当然这方面的成绩是极为有限的，远远没有实现历史所提供的可能性，这也是他们阻碍历史发展，造成西北落后面貌的罪果内容之一。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西北回族军阀带着满身的历史尘埃逝去了，西北回汉人民迎来了新的时代，说明回族和全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作 者

1992年1月1日

任甘肃西路巡防统领时的马福祥



投蒋后的马福祥（前排左三）、
马鸿逵（前排左四）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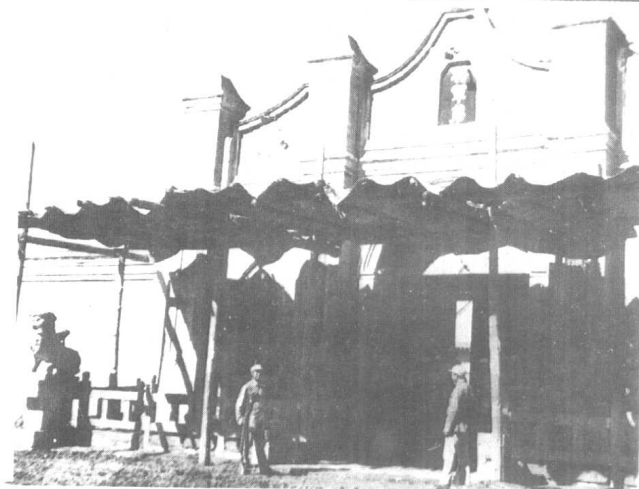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



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芳



接管马鸿逵公馆——『将军第』



宗南（左三）

马鸿逵与白崇禧（左二）、胡





宁夏土皇帝马鸿逵



兰州敌军总指挥马继援(马步芳之子)



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李志民、潘自力等到“五亩宅”探望马鸿宾先生。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前 言	(1)
一、西北马家回族军阀的起源	(1)
清末西北回族反清运动	(2)
回族武装在血泊中产生	(18)
马家军在“勤王”与反帝中独立成长	(39)
二、军阀政权的建立	(50)
辛亥革命中诸马的活动	(51)
争夺统治地盘的斗争	(68)
争夺甘督与“五马”闹世	(97)
三、诸马在冯玉祥国民军入甘时的表现	(106)
国民军入甘后的政局	(108)
马福祥另找靠山	(117)
马鸿逵、马鸿宾的抉择	(121)
马麒麟的韬略与宁、青建省	(133)
马廷勛起事反冯	(141)
马仲英、马廷贤与“河湟事变”	(147)
马仲英三进新疆与“盛马之战”	(166)
四、宁、青二马投蒋反共	(176)
马鸿逵叛冯投蒋	(177)

马鸿宾与“雷马事变”	(185)
马福祥之死与马鸿逵入主宁夏	(197)
马麒父子的投蒋活动与马麒之死	(202)
诸马联合抗击孙殿英	(207)
诸马堵截长征与西征红军	(218)
马步芳、马步青堵截西路军	(226)
五、马家军参加抗战和实力的发展	(232)
抗战前夕诸马的观望态度	(234)
马家军的抗日活动	(242)
宁、青二马巩固政权的斗争	(256)
六、马家回族军阀统治的特征和政策	(273)
个人独裁下的家族统治	(274)
保甲制基础上的苛重兵役	(284)
封建垄断性的经济掠夺	(294)
缓慢发展的建设事业	(312)
七、宁、青二马的结局	(332)
二马倾巢出动打内战	(333)
争当“西北王”二马交恶	(353)
甘、宁、青老巢的倾覆	(370)
马步芳父子的逃亡	(391)
马鸿逵父子的逃亡	(406)
马鸿宾父子的新生	(424)
结束语	(438)
后 记	(440)
附 1：西北回族军阀大事年表	(442)
附 2：西北回族军阀三马家族世系表	(457)